

天下英雄谁敌手之二

宝

剑

秋

霜

甘洛



12

公孙梦作品集

4
3

下

天下英雄谁敌手系列

公孙梦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8 印张 18 插页 1365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80605-751-X/I·656

定价：8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回	荆棘载途	(1)
第二回	内廷风波	(73)
第三回	燕京龙虎	(152)
第四回	血案惊魂	(218)
第五回	天豹卫	(253)
第六回	同室操戈	(330)
第七回	四大帮会	(374)
第八回	马革裹尸	(458)
第九回	四个怪人	(506)
第十回	沙场续情缘	(586)
第十一回	皇宫诉衷肠	(642)
第十二回	鸾飘凤泊	(697)

第九回 四个怪人

一

此地离北平城不过二十来里，下午必有一场厮杀，什么人告嘴的事，万古雷没有放在心上，队伍里还有许多事要他操心。

他并不知道这事与他前程有关，燕王知道他与皇上卫队指挥公冶勋交好，所以乍一听到他放走杨都督，自是对他有了看法。

回到北平城已一个来月，这其间发生了一些事，使万古雷感到不解。

从郑村坝回北平，城内兵里外夹攻，两天破了围城之敌，顺利入城，全城民众无不欢呼跳跃。两天后，燕王犒劳部众，论功行赏。

万古雷并未升职，仍然任天豹卫指挥使。孙锐锋任北平卫指挥，方天岳升任都指挥佥事掌燕王驾前侍卫。论品级，指挥使是正三品，都指挥佥事也是正三品，但职务位却高过指挥使。

这使万古雷感到惊讶。孙锐锋调离了侍卫队，方天岳

掌管了侍卫队，与燕王更为亲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很显然，方天岳取代了孙锐锋，得到了燕王的宠幸。

此外，燕王祭祀阵亡士卒，并收葬了城外的、郑村坝的尸骸，连敌军的骸骨也收埋。对燕军阵亡士卒的眷属也作了安抚。

这使大家感到欣慰。万古雷也尽力安抚天豹卫的士卒，从家里拿出银两发放。这本是他的一番好意，尤其是对失去父子丈夫的眷属，他总觉得有些愧疚。但两天后朱能来查询此事，说有人报禀殿下，万古雷私自向部属发放银两，旨在收买军心，把天豹卫当成万家军。

万古雷先是一愣，接着发了火道：“怪事，我体恤自己的部下，用自己的银两，这难道也有错？是什么人盘嘴弄舌，我找他算账！”

朱能道：“哎，老弟，别发火。我知你出于善心，但有一点老弟必须明白，士卒都效忠燕王殿下，因此将士心目中只能有殿下的恩惠。老弟这样做，易让人产生误会。天豹卫不能把老弟的威望置于燕王殿下之上，明白了吗？”

万古雷叹息道：“明白、明白，告我的人必说我有野心，这真是岂有此理！”

朱能道：“愚兄已向燕王殿下稟明，说老弟出于好心，并无别的打算，由咱找老弟说说，以后不做就是了，燕王也就不再追问。”

朱能已任都指挥使，天豹卫由他统辖，幸得朱能十分信任他，否则岂不糟糕？

接着他送走了柳锦霞，她说什么也不愿留在北平府，她带来的三百弟兄，损折了六七十人，她说回山寨后再作打算。她担心凤凰山总寨在她走后被其他寨骚扰、并吞。

没奈何，他在家摆设了酒宴，替柳锦霞等人饯行。他很想说公冶勋的事，但总没有机会。柳锦霞根本不愿意再提往事。

临别前，柳锦霞道：“万兄，你可能还要随燕王南征，说不定我们还会相见，到时也不知我们是友是敌。但这无关紧要，这一段日子我们相聚，这就够了。等成为敌人时，再打不迟。这就看缘份了，万兄以为如何？”

万古雷道：“薛兄说哪里话来，你我不该成为敌人，只能成为朋友，不管今后局势如何，朋友终归是朋友，在下信守不渝！”

柳锦霞看着他，想了想，道：“但愿如此，只是到时候只怕由不得你我。你该知道，朱家子孙都是我的仇人……”一顿续道：“不说这些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郭剑平道：“薛兄为何不到京师去看望公冶兄？须知公冶兄……”

柳锦霞岔话道：“郭兄，我如今是什么人，你我处境相同，还能奢望平平安安进京师吗？”一顿又道：“纵使我再上京师，那我就会让血蝴蝶复活……”说到这里，柳锦霞双目放光，兴奋起来，“不错，这个主意好。我要把京师搅得鸡犬不安，和锦衣卫皇甫楠这班恶贼好好斗上一斗，让皇帝小子寝食难安！”

万古雷、郭剑平面对面相觑，说不出话。

柳锦霞一笑：“你们两个别担心，等我把凤凰总寨的事了结后才能上京师，一时半时还去不了。”说着站起来告辞。

万古雷等送到门口，彼此互道珍重而别。

送她走后，万古雷又分别上门看访三大门派头头，受到他们的盛情款待。王妃已命人赐给三大门派扁额，由燕王殿下亲自手书，再命木匠刻字制作，以示对他们守城的嘉勉。三家匾额提的字一样：“一寸丹心”。

十天后，又开始整编军队，天豹卫有了四千多人，紧接着就是操演阵式、习练武功。万古雷等人从早忙到晚，无一日闲暇。

这段时间，天豹卫已调出王宫，住在校场，与钟玉桃等人也无见面机会。

黎成来找过他，对乔莺的事十分惭愧，他安慰黎成，但黎成仍然闷闷不乐，说今后如果再见天她，一定要和她清算这笔账。要不是商务在身，他就要离开北平去找她。

黎成走后，万古雷有些感慨。沙师兄，杨正英他们入了军旅，昔日一块长大的挚友成了仇敌，乔莺两次欺骗行为似乎也无可指摘，她不过是奉命而行，这叫“各为其主”。

这天朱能把他叫到左军大帐，说查俊、关良、李杰、杨大刀等七人由百户升千户的事，殿下未允准，说只能升副千户，今后还有打不完的仗，自会论功行赏。

万古雷有些气闷，道：“天豹卫原班人马六百人，举事后剩四百人，守城之战又损了几十人。查俊他们出生入死，战

功赫赫，四百人在他们带领下，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做个千户比我现在手下的千户强得多。”

朱能道：“论功行赏，他们有的是机会，又何必急在一时？况且已升任副千事，凡事一步一步来做，老弟放心，愚兄会记着这事。”

从军中大帐回来，万古雷总觉得别扭，燕王对他的态度似乎有些变化，但这一点还拿不准，以后看看再说，也许自己多疑了。

刚进营房，李杰告诉他，黑鹰帮宣文龙、宣文虎来看访。走进营帐，果见二老闷坐。大家见礼寒暄，分宾主坐下。

万古雷道：“对不住，一早去了大营，累两位久等，不知有何见教？”

宣文龙、宣文虎相互瞧瞧，神情有些尴尬，宣文龙咳了一声嗽，道：“大人何时出征？”

万古雷道：“快了吧，只等殿下下令。”

二老又相对视一眼，宣虎道：“有件事不知该问不该问，望大人莫怪。”

万古雷诧道：“前辈有什么话只管说，在下洗耳恭听，哪有责怪之说！”

二老又对瞅一眼，宣文虎道：“敢问大人是否婚配？何以不见大人眷属？”

万古雷一惊，想起那夜去探黑鹰帮，无意中听到二老的悄悄话，想把宣蕙英许给他，这一向忙于征战，早把这事忘了，没想到二老并不死心，当真要将他招赘入门，这还得了吗？

于是连忙道：“承蒙二位关怀，不胜感激，在下在京师已由家父做主定了亲。”

二老“啊”一声，脸上甚是失望。

宣文龙道：“原来如此，难怪未见眷属。”

宣文虎道：“只因大人征战辛苦，该有个贴心人照顾，故斗胆问起此事，恕老夫冒昧。”

万古雷道：“多谢多谢，在下十分感激！”

宣文龙道：“大人公务繁忙，这就告辞！”

二老走后，万古雷哑然失笑，哪知李杰又来稟报：“黑鹰帮帮主宣姑娘要见大人！”

万古雷不由一愣：“什么？她来了？”

帐门外一女子声音道：“不错，我来了！”

门帘一掀，宣蕙英板着面孔走了进来。

李杰微笑着退了出去，帐中只剩两人。

万古雷忙道：“帮主请坐，适才令尊……”

宣蕙英接口道：“我知道，……”一顿续道：“我问你，你可是瞧不起你姑奶奶？”

万古雷心想，糟糕，麻烦来了，嘴上说：“帮主这话从何说起？”

“哼，你心中明白，装什么蒜！”

“在下对黑鹰帮十分钦佩，对帮主自然是十分尊重，帮主的指责叫在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真不知从何说起，请帮主明示。”

“咦，你当真叫咱自己说？”

“恐怕只能如此，在下并未得罪帮主。”

“不，你得罪了！”

“何时何地在下招惹了帮主？”

“就在刚才，你休想不认账！”

“没有啊，帮主越说越玄乎了，在下……”

“你不认账？掌嘴！”

万古雷心想，她做帮主除了掌嘴，大概什么也没学会，不知有多少帮众倒霉。

“帮主，你这不是叫在下为难吗？”

“你死不认账，厚脸皮！好吧，咱问你，适才咱爹和咱二叔问了你什么话？”

“这个么……令叔问在下有无婚配。”

“那你怎么回答？”

“在下如实禀告，在京师已经定亲。”

“你骗人，根本没有这回事！”

“咦，我为什么要骗人！”

“你说不出那姑娘的姓名，哼，想瞒咱？咱眼里揉不进沙子，哄得了咱爹咱二叔，却哄不了咱！”宣蕙英得意洋洋地瞅着他。

万古雷一愣，道：“我用不着哄人……”

“你说出那姑娘的姓名来！”

“对不住，帮主没必要知晓。”

“如何，你说不出来，你在骗人！”

万古雷心烦，道：“帮主，你必定要知道？这是在下私

事，不用再提了吧！”

“我偏要提，你为何骗咱们？”

万古雷被缠得心烦，心想干脆告诉她，让她别再纠缠，便道：“她叫公冶娇！”

宣蕙英一愣：“怎么，当真有这么个人？”

“那自然是真人，这等事岂能胡编？”

“她住在京师什么地方？”

“这个么，帮主就不必问了。”

“咱偏要问，咱还要去京师找她！”

万古雷吓了一跳：“你找她做什么？”

“杀了她！”宣蕙英恨恨地说。

“你！……什么话，她招惹你了？”

“不错，惹了，咱就是要杀她，让你空欢喜，让你难受，因为你让咱难受……咱也饶不了你，不信你等着瞧！”宣蕙英说着泪水流了出来，声音越说越大，最后一句话说完，跳起来低着头跑出帐外，万古雷叫她也不听。

“这姑娘糊涂，莫名其妙，太过于任性，”他想，“不必理睬，过几天就要离开北平府，她自然就会忘了这事，不会引起什么纠纷。”

这样一想也就把事情丢开。

十二月中旬末，燕军进袭大同府，此举主旨，是把在德州的李景隆引出来。此时正是最冷的时候，朝廷大军中南方人居多，不耐北方奇寒，必能疲惫南军，使之受损。

大年初一，燕军兵临蔚州城下，几经周折，守城将领开

门投降，大军得以入城。

天豹卫未参加攻城，屯驻不久便回北平。据报，李锦隆果然出兵援大同，中了燕王之计，往返奔波，扑了个空，冻死冻伤不少士卒。看情形，只会等到开春之后才有战事。

万古雷很是高兴，又有一段空闲时间，他打算再指教查俊等七人的武功，使他们在今后的大战中能自保。七人对他忠心耿耿，亲如一家人，治理天豹卫，不能没有他们。

这天道衍法师派人将他叫到宫里去，在前宫一间议事室会见他，室内只有他们两人。

道衍法师道：“李锦隆派人送书罢战，书信中说，燕王要求惩治的黄子澄、齐泰已被皇上罢黜，殿下再无举兵之理，应该罢战……”

万古雷心想，这话倒也是，燕王兵“清君侧”，如今“君侧”已清，没理由再战，但殿下只不过是把“清君侧”当借口罢了，哪会休战。这李景隆是痴不是傻？因道：“师叔，这是李锦隆个人的意思的吗，皇上难道肯休战？”

道衍法师道：“李锦隆敢派人来罢战，自然是皇上的授意，不然他怎能妄自议和？燕王殿下已修书一封作答，这就请师侄随同下书者去德州见李锦隆，央呈书信。”

万古雷可没想到会派上这种差事，道：“师叔，这送信之事，怎会找上小侄？”

道衍法师道：“这是殿下亲自点的将，不光师侄一人，还有方天岳同去。”

万古雷惊奇不已：“一封书信要我们两人去！方天岳一

人足能胜任，又何必……”

道衍法师微笑道：“师侄感到奇怪，送封回信为什么要派两名武林高手是不是？待师叔讲请原委，师侄你就不会惊奇了。”一顿续道：“这封回信非比寻常，应该说是至关重要！说这封信关系燕王举事成败与否也不过分！”

万古雷一愣：“有这么重要？”

道衍法师认真道：“不错，有这么重要！”

万古雷想了想，道：“小侄不明白。”

“以后会明白的。老衲先说派你二人去见李锦隆的原因。第一，此信定要送到李景隆本人手里；第二，不能让人知晓，更不能半路失落。有此两条，就必得派武功高的人前往。因此派你二人同去。还有，你们二人还要带回信返回，不能出半点差错。不论任何人，若有阻拦，你们想，劫复信的意图，不管是对方还是我方的人，一律格杀勿论。若有可能，杀之前问出口供，看是受何人指使。若无可能，杀勿赦。”

万古雷见到道衍法师一脸严肃，方知此行之重大，不由想到了一点，忍不住问道：“师叔，燕王殿下要招降李景隆吗？”

道衍法师先是一愣，继而笑了起来，道：“贤侄你想到哪儿去了，把李锦隆招降过来有何用？”

万古雷不解道：“那么……”

道衍法师道：“去岁末李景隆攻城时，部将翟能父子攻进了彰义门，这事你还记得吗？”

“记得，那天我正睡觉，没叫醒我。”

“李景隆若是加派士卒乘胜而进，北平府早就落入朝廷之手，对吗？”

“是的，但李景隆却不派一兵一卒给瞿能，反叫他撤出城外，师叔说他妒贤嫉能，怕部下抢了他的头功，所以功亏一篑！”

“不错，但师侄你却不信，说瞿能是李锦隆部下，攻下北平城，功在李景隆。”

“是，小侄至今不解，李景隆何以如此？”

“这个嘛，师叔不便多言，师侄是聪明人，慢慢会知道原因的。”

“噢，这其中……”

正好室外传来脚步声，道衍法师比个手势，叫万古雷不要再说下去。

来人是王骏，万古雷听沙天龙说起过此人，后来周王被废。王骏、张会投奔北平府，与方天岳甚为交好，官职是千户，现在侍卫队当差。

王骏行了礼道：“稟法师，殿下召见万大人，请二位这就过去！”

道衍法师道：“好，走吧。”

来到后宫，燕王在书室里会见他们。

方天岳早已在座，行完礼坐下后，燕王道：“派方爱卿、万爱卿去德州的事，两位想必已经了然。此行既公开又秘密，二位必须把书信安全送交李锦隆……”说着从桌上拿起

两封密信，“这两封书信，二位必须当面交李锦隆。所不同者，万爱卿当李锦隆及诸将的面交出书信。得只有李锦隆一人时，方爱卿才交出书信。两封书信一封公开一封绝密。交信时万、方两位都得在场，亲眼目睹对方交出的书信就是本王交给你们二位的书信，不致有假。”一顿，扫视着两人续道：“这并非不信任两位，若是如此，何必派两位前往？正相反，从诸将中挑选出二位，正是因为本王看重两位。但此事过于重大，因此有严格规定。本王再重复一次，交信时你二位都得在场，而且亲眼目睹对方交出的信就是本王交到你们手上的信，这一点两位听明白了没有？”

方、万两人齐声应道：“遵旨！”

燕王又道：“再说一次，你二人不能在对方不在时，私自交出书信。为使书信确保安全，两位可挑选武功高手四人陪同前往，各自挑选两人，少时本王赐宴来使，二卿随同赴宴，饭后与来使一同起程赴德州。两位可有什么不明白之处，有话就请直言。”说着把信给两人。

二人接过书信，又互相看看对方手中书信，只见都加了火漆印。燕王又给了两人两方绸帕，二人小心翼翼包起来藏进怀中内袋。

燕王道：“带何人前往，命他们到前宫等候。半个时辰后本王为信使饯行，你们都来赴宴，然后和信使一同动身前往德州。”

万古雷道：“属下带指挥金事耿牛、罗斌前往，请殿下恩准。”

燕王道：“照准。”

方天岳道：“微臣带指挥同知石宏、黄浩东前往，侍卫队由千户方钟岳、陆兆秋接掌，随侍殿下左右，望殿下恩准！”

燕王含笑点头，万、方告辞出来去作准备。回教场时、万古雷心想，这方钟岳与方天岳名字只差一个字，定然和方天岳有纠葛，不是他的兄长就是他的兄弟，什么时候进的侍卫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晓？

他回到帐中，收拾衣物，命人把耿、罗、郭、曹等四人叫来，说了去德州的事，然后和耿、罗去王宫赴宴，顺便结识一下李锦隆的信使。来到前宫时，开宴时辰已到，便匆匆入室。

方天岳和石宏、黄浩东先到，见他们来，方天岳笑脸相迎，石宏、黄浩东则不理睬。

万古雷知他二人记恨，见他们绷着脸，便和方天岳见礼，坐下后不声不响。

少顷，燕王驾到，后面跟着两名侍卫，之后便是五名信使。万古雷一看到他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五人中倒有三人是认识的！不禁惊得目瞪口呆，差点忘了向燕王行礼。

你道他看见了哪些熟人？竟然是皇甫楠的公子、曾化名史杰的皇甫玉和粉面太岁曾玉麟、辣手太岁许亮！另外两人年岁都在五旬开外，相貌威凛，目闪精光，是两个内功极深的武功高手，不知是什么人物。

一行人在主宾席上坐下后，燕王召方天岳、万古雷过

来，替双方引荐。

大概皇甫玉等也没想到是万古雷与他们同行，一个个瞪大了眼，但当着燕王的面不好说什么，只好装作初次见面时的样子。

万古雷怒火中烧，气冲斗牛，恨不能施出煞手，立即将皇甫玉击毙掌下！这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但他竭力将愤怒压在腔内，不使这股火爆发出来，这不是讲个人恩怨的时候，他不能只图报私仇坏了大事。皇甫玉是李锦隆的信使，而李锦隆在战场上的行事却有些诡秘，道衍法师把殿下给李锦隆的书信说成事关举事这般重要，他岂能杀了李锦隆的信使。而举事的成败，又牵扯到多少人的性命。如果举事失败，跟着燕王造反的人将会是一个多么悲惨的下场！因此他不能只顾自己泄愤。大丈夫恩怨分明，他不能做出对不起燕王、对不起大家的事。何况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让这狗崽子多活几年也无妨！

他心中如沸水翻滚，但表面了瞬间恢复了平静。两年来，他内功又有增进，对自身情绪已能控制自如，所以没被别人看出来。只有罗斌认识这三个太岁，他起初也是怒不可遏，但万古雷的平静使他很快冷静下来。他心中不好受，知道万古雷也不好受，只是闷在心里而已。随后敬酒喝酒，他们都像木头人似的应酬着，不知酒菜是何味。只有方天岳与三太岁频频相互敬酒，似乎十分投契。

好不容易用完了这餐饭，燕王亲自把他们送出室外，然后回后宫。他们则各自到前宫牵上坐骑，往北平城外走去。